

大约两年前，我编过一本《岭南》，其中有一个章节是讲岭南的。岭南，这是一个多义词，它既可以指一个地区，也可以指一个时代。在岭南，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东西，它们共同构成了岭南的丰富内涵。岭南，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东西，它们共同构成了岭南的丰富内涵。岭南，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东西，它们共同构成了岭南的丰富内涵。

这些都是当年我所编的《岭南》。那时候，我还在广州，那里是我的家。我记得，那时候的广州，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那里的人们，都有着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他们的家乡。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愿意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时候的广州，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它有着无限的可能。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东西，它们共同构成了广州的丰富内涵。广州，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东西，它们共同构成了广州的丰富内涵。

我们的报纸是办不好的。在这一点上，我向他们表示歉意。但是，我仍然相信，我们的报纸会越来越好。我们会不断努力，不断提高我们的办报水平，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我们会继续秉承“客观、公正、真实”的原则，为读者提供准确、及时、全面的新闻报道。我们会继续秉承“客观、公正、真实”的原则，为读者提供准确、及时、全面的新闻报道。

一页沉重的历史



南方周末文丛之记忆坊

岭南，是一个多义词，它既可以指一个地区，也可以指一个时代。在岭南，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东西，它们共同构成了岭南的丰富内涵。岭南，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东西，它们共同构成了岭南的丰富内涵。岭南，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东西，它们共同构成了岭南的丰富内涵。

这些都是当年我所编的《岭南》。那时候，我还在广州，那里是我的家。我记得，那时候的广州，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那里的人们，都有着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他们的家乡。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愿意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时候的广州，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它有着无限的可能。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东西，它们共同构成了广州的丰富内涵。广州，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东西，它们共同构成了广州的丰富内涵。

《南方周末》编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一页沉重的历史



《南方周末》
马莉 编选

南方周末文丛之记忆坊

二十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页沉重的历史：记忆坊 / 南方周末编著. --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11
(南方周末文丛)

ISBN 978-7-5391-7075-6

I. ①一… II. ①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0295号

一页沉重的历史

《南方周末》 编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欢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60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7075-6

定 价 38.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875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0791-6524997

序 那些渐行渐远的名字

马 莉

大约15年前，我编过一本“芳草地”的结集，并写过一个序，一晃，又一个15年将要过去了，再次把芳草地结集，我心中有一种难言的感慨，不是感慨时间过得真快，而是感慨，我当年的那一批老作家，与我一起走过了20年的“芳草地”的老人，现在大多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是冯亦代、张中行、萧乾、梅志、绿原、蓝翎、端木蕻良、何满子、公刘、牧惠、许洁泯、李士非、陈荒煤、李佩芝、吴方……编辑这本集子时，重新看到他们的名字，再次阅读他们的文章，回想起当年在电话中向他们约稿的情形，他们的音容笑貌，一下子浮现在眼前。我的眼睛有些湿润。

这些都是当年我责编的“芳草地”版面的老作家，那时他们还不老，而我，还年轻，他们对我，对我编辑的这块小小的“语言的家园”，倍加呵护，有求必应。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起了我这个随笔版面上空的一片蓝天，我至今感恩这些老作家，没有他们，我是编不好我的版面的，没有这样一群好的作家，我们的报纸是办不成的。在这里，让我向他们深深地鞠躬。

要说的话很多，就此打住罢，诗人聂鲁达有句诗：“我喜欢你是寂静的，好像你已远去。”如今我离开我的编辑岗位，而他们，确实已越走越远，那些我曾经熟悉的身影，正静静地睡在我耕耘过的，不，是我们一起耕耘过的清香的芳草地上。

我忍不住找回我15年前写的序言，也放在这里，如此，对“芳草地”的叙说显然就完整了——

“收集在这里的散文随笔，大部分是《芳草地》版1995年所发表的作

品精选。回想起来，编《芳草地》已是第5个年头了，我大致算了一下，5年，大约270期吧，也就是200多万字吧，这个数字饶有意味：5年，是半个世纪的十分之一，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它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对于一个有限的生命而言，它却不仅仅是短暂的一瞬了。

对于我而言，作为一个编辑，其责任不仅仅是编出令个人喜欢的好稿，也不仅仅是编出令读者喜欢的好稿，做到这一点其实不难，但远远不够。对于我而言，做到这一点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不思考的懒汉编辑。一直以来，我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阅读的信念，面对着当代那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有什么理由不阅读他们呢？

阅读他们，倾听他们，不同的面孔，不同的灵魂和不同的心态。有悲壮和崇高，有正义和痛苦，有爱以及恨……一些博大，一些精深，一些纤细，一些拙朴，那些跳动着的心！

我很骄傲我能站在本世纪末这样一个很适合我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这个时代的场面和人物，这个时代的精神和气质。

我想这将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时代吧。因为毕竟，这个时代保留了它应该保留的东西，譬如正义和伟大，譬如同情和关怀……譬如，这样的一本书。

尽管只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但，这还不够吗？

在这个世纪之末的黑暗之夜，我的朋友问我：我们还阅读什么呢？

是啊，这也正是我思考的问题。

到处是灯红酒绿和五彩缤纷，到处是嘈杂和热闹的声音，到处是虚幻和伪装。我想，面对这一切，阅读就成为我们生存和谨慎选择生存的第一需要了。

如果说，仅仅是阅读这些优秀的篇章，那么5年，我已是阅读了200多万字了。这个数字当然不多，但，也不算少。

面对这些优秀的篇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结集成册出版，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也能够像我们一样，满怀着热爱的心情去阅读和欣赏呢？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未来的人们认识和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风貌呢？

我们没有理由，我们也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2011年11月5日于宋庄

目 录

001—060 ▼

一 页 沉 重 的 历 史

改写寓言诗记·····	邵燕祥	002
相撞·····	何怀宏	004
雪·····	洁 泯	006
野草莓·····	白 桦	008
一页沉重的历史·····	(香港) 林 非	010
与狼共眠·····	唐 俑	012
宰牛·····	李 钢	014
方姑姑·····	斯 好	016
两个童养媳·····	丘 峰	018
大头·····	张 洁	020
春天的孩子·····	何立伟	023
清道女·····	洁 泯	025
擦鞋的朋友·····	祥 子	027
妮儿·····	陈开民	029
笑丽的故事·····	殷慧芬	031
十个一分钟·····	场世杰	033
卖刷把的婆婆·····	叶 梦	035
桔红色背心·····	刘心武	038
阿翠·····	文红霞	040
十字街头·····	徐慧芬	042
谋生者·····	陈大超	044

民工·····	王国华	046
街娃 ·····	戴善奎	048
偶过杭州 ·····	姜德明	050
“吃草” ·····	于光远	052
红军合唱团·····	鲍尔吉·原野	054
看日本人的流泪表演·····	蒋子龙	056
琴声·····	洁 泯	059

061—180 ▼

在静静的楼道里

严复治学·····	(香港)曾敏之	062
晚节何以善终 ·····	丁 东	064
近访钱钟书先生 ·····	纪 红	066
读懂本色·····	刘 粹	069
城墙失去之后 ·····	李 辉	071
吴组缃琐忆 ·····	魏荒弩	073
忆杨骚 ·····	端本蕻良	076
路翎走了·····	绿 原	078
北大精神北大人 ·····	邵燕祥	080
王小波之墓 ·····	刘晓阳	082
形象与自我分离——凑趣谈三毛 ·····	谭庭浩	084
这个晓声·····	苏 娅	086
“小小谢”其人其诗 ·····	文怀沙	088
“不争”与“不屑” ·····	公 刘	090
陈景润——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 ·····	谭庭浩	092
两个物理学家 ·····	谢 泳	094
“浪子”的启示 ·····	肖复兴	096
功夫在琴外·····	赵鑫珊	098
敦煌的供养人·····	黄宗江	100
在静静的楼道里 ·····	李佩芝	103

长沙车站有个“知识分子”	张 扬	105
冬日看海人	刘心武	107
雨中	洁 泯	110
珍惜命运	王俊义	112
一个人和他的林场	成 露	114
我在寻找什么	陈祖芬	116
朋友——请节约用水	艾 云	118
艾妮	陈开民	120
回答	白 桦	123
陌生的台湾人	何 为	125
在贵州相识的台湾人	叶 辛	127
一方白手帕	晓 冰	129
缘分	林 非	131
美丽幽默的德国小姐	晓 凡	133
到中国圆梦	李兆忠	135
东京小老弟在北京	李兆忠	137
脚的记忆	从维熙	140
砖塔胡同	洁 泯	143
好人张德庭	(美)马 强	145
虎根走了	华 田	147
徐老师	叶兆言	149
怀念珊珊	赵振先	151
“俺们贫下中农”眼中的知青	鄢烈山	154
小海	朱健国	157
乡村电影	秦巴子	159
“后学太师”	萧 草	161
老易	何立伟	163
收藏者	方 旭	165
小三	何立伟	167
杜鹃花	柯 平	169
东方的古董	徐 列	171
啊, 朋友再见	艾晓明	174

一幅画和一个人·····	李霁宇	177
一个朋友·····	何立伟	179

181—256 ▽

看那个马车夫犯错误

白楼·····	徐 列	182
行侠·····	方 方	184
猴子·····	万 远	186
胡四台记事·····	鲍尔吉·原野	188
回老家·····	任惠敏	190
贾先生 ·····	杨竹剑	192
看那个马车夫犯错误·····	周 涛	194
狼狗 ·····	李士非	196
龙虎斗 ·····	赵大年	198
买鞋·····	陈开民	200
你可不可以信任我一次·····	王 川	202
奇异的木板房——艺术家的境界 ·····	残 雪	204
人与老鼠·····	方 方	207
死阁·····	吴若增	210
我的匣子·····	绍 六	213
我也养过蚕 ·····	小蜂房主人	215
学游泳 ·····	刘思谦	217
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	钟耀群	219
椰子·····	肖复兴	221
癖好·····	端木蕻良	223
雪人·····	何宏怀	225
太阳花 ·····	聂鑫森	227
双色菊·····	聂鑫森	229
胭脂·····	苏 叶	230
从未繁花 ·····	冯世则	232
玉兰是这样开的 ·····	牛 汉	234

花轱辘钱儿	小蜂房主人	236
火绳	张世平	238
雪人	陈 钢	240
窗外的石榴花	于光远	242
木屐	陈平原	244
冥币	李 钢	246
泡了水仙便过年	黄天骥	248
蔷薇的感官	徐小斌	250
泥巴	彭国梁	252
狗	苏 叶	254

257—302 ▼

四

离散的 记忆

父亲	夏 榆	258
傻妈	刘思谦	260
外婆的坟墓	赵鑫珊	262
我的母亲——《亲情》系列之一	李士非	264
我的二舅——《亲情》系列之二	李士非	266
我的大舅——《亲情》系列之三	李士非	269
我的外祖父——《亲情》系列之四	李士非	272
坐巴士回家	吴 亮	275
离散的记忆	耿占春	277
相会	金钦俊	279
静静地接受自己的局限性	张世君	281
母亲的保险箱	王周生	283
二十四双布鞋	楚 尘	286
我的老父	于晓丹	288
蹬三轮车的父亲	陈道军	290
小舅的挽联	朱健国	292
我的外甥詹姆斯	江艺平	294
致儿子	李公明	296

我和我的儿子·····	方 远	299
-------------	-----	-----

303—359 ▼

五

北京人喝酒

剃头·····	黄天骥	304
文章作法·····	斯 妤	306
飞豆 ·····	吴翼民	309
遥遥猎户 ·····	张世平	311
闺女扫墓·····	周昌义	313
大眼睛,小眼睛 ·····	斯 妤	315
夜哭 ·····	黄 尧	318
客家的米酒 ·····	王光明	320
一日三餐·····	刘思谦	323
中午·····	何立伟	325
一杯咖啡 ·····	柳 萌	327
听味·····	孙 荪	329
喝而不醉 ·····	于 沙	331
松子煮茶 ·····	余 杰	333
烤白薯与烘山芋·····	许 淇	335
草饼·····	单新元	337
思念油茶·····	牧 惠	339
“食欲”古今谈·····	毛志成	342
难忘野山椒 ·····	李云良	344
红薯情节·····	安文江	346
玫瑰香兮 ·····	黄宗江	348
北京人喝酒·····	肖复兴	350
食葫芦 ·····	戴善奎	352
肉味·····	无名氏	354
吃好的不易 ·····	池 莉	356
大食堂 ·····	大 仙	358

一

一页沉重的历史



改写寓言诗记

邵燕祥

读金克木先生《拟寓言诗记》后，想起我在三十四五年前干过一件类似的事。不过不是写作寓言诗，而是根据散文体译本的《克雷洛夫寓言》，把其中三首改写成分行押韵的朗诵诗。

那是1962年12月10日，我正以“摘帽右派”之身份在一个剧团的创作组里混饭；总想写点什么东西，好对得起一些后来被称为“走资派”的领导干部对我的保护。时值中苏分歧公开化，又恰在古巴危机之后，我改写《诽谤者和毒蛇》《狼和杜鹃》《大老鼠论猫和狮子》三则，或“针对围绕‘古巴事件’诽谤中国的一片营营之声”，或“申述帝国主义本性何时何地都不会改变”，或“讽刺修正主义者被帝国主义吓破了胆，无视人民革命力量必将胜利”，我当时自以为完全符合反帝反修的宣传方针的。

四年以后，我怎么也没想到，“文革”骤起，在关于我的“罪行材料”里，这三首“洋”、“古”人原作的寓言诗，定性为“反动透顶”，“含沙射影地攻击和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把矛头指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以《诽谤者和毒蛇》为例。定案材料说：“这首诗一开始，他（暗指邵某，不是克雷洛夫）就写道：‘谁在人世间作恶顶多，谁下了地狱就能得上座。魔鬼的筵席上起了纷争：诽谤者和毒蛇谁是头名？’这是恶毒地攻击党的庐山会议。原

作上写的是魔鬼们要出去游行，争站前列，邵燕祥却给安排成在魔鬼的筵席上，从这里可以看出其用心之恶毒。他还写诽谤者和毒蛇争权夺利，魔王出来作结论，说他们都能杀伤人命，百咬百中，但是诽谤者无论远近都能把人中伤，因此更值得重视，于是把诽谤者抬为上座。他把庐山会议诬蔑为争权夺利，把我们伟大领袖和革命左派比做魔王和诽谤者，这是对我们伟大领袖和革命左派的最大的诬蔑和恶毒的攻击。”

在1966年8月13日的斗争会上，批判者就这首诗指出“说无产阶级专政是诽谤的专政，反右派就是诽谤者中伤（他）自己”以后，当场质问：“你矛头指向谁？‘魔王’是谁？”这不是一定要给人以必死之罪吗？——天可怜见，把伟大领袖跟“魔王”联系起来，我可是从来想也没想过的呀！

重提旧事，意不在辩诬，一是觉得当时批判者的心态耐人寻味，二是不免想一想：当时的被批判者如我，可悲何在？

记得80年代似是江西出版了吴岩先生以诗体翻译的《克雷洛夫寓言》；至于我在60年代改写时所据的散文体是不是吴岩先生的，记不清了。那时候在广播系统，习惯于拿来就用，没什么版权观念。

相撞

何怀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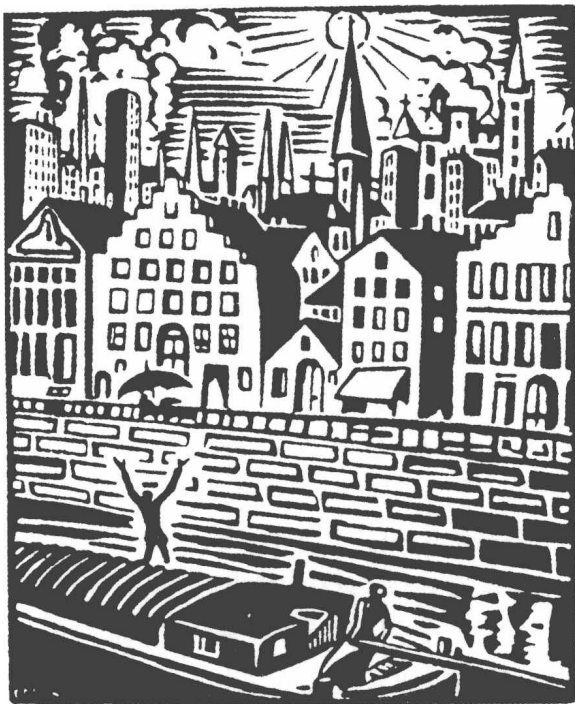
许多年前的一天上午，我读了一阵自己的译稿，脑子里装满了300年前一位法国贵族对人性的阴郁见解，快中午的时候，不想再做这件事了，就骑车去北大取预订的书。外面明明好好的阳光，心里却阴沉得紧，拐过中关村路口时急了点儿，又被警察训了几句，然后脱逃式地往前骑，正好遇见一个老头儿，手里拿着饭盒，嘴上哼着京戏，自得其乐地横过马路。我赶紧往旁边一让，然而还是轻轻碰到了他的手臂，“当啷”一声，一饭盒饺子掉地上了。

我心想真是倒霉，赶紧下车道歉，老头儿先说要上医院检查身体，又说要去找警察，然后说要赔钱。我掏出身边的零钱，他说不够。我不太高兴了，跟他争执了几句，突然又停住了嘴，因为周围已经有一圈人了，他们开始说话，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

我说我要赶去取书，老头儿不放我走，旁边有一个人递过两斤全国粮票给我说：“再给他些粮票，你走吧。”老头儿还是不让，于是有人热心地数起饺子来，问他到底花了多少钱买的，他说了个数，这时我的心境已经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变得坦然了，甚至有点置身事外的感觉，零钱不够，我想从购书款中给一张整的，旁边一个人却打抱不平了：“干嘛给这么多？”另一个塞过几毛钱补上说：“这就齐了。”老头儿这时其实也无所谓了，咧着嘴笑起来，也许是为这

件事引起这么多人注意而感到高兴。

一件小事，一件经常在街道上发生的小事，周围的人很快散去了。目击者谁也不会放在心上，包括那几位掏钱、掏粮票的热心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小事，时时纠正着我对于人类有时过于偏颇的看法。



《光明的追求》

麦绥莱勒 (1919)

雪

洁 泯

北方很久不雨，岁末忽来初雪。一夜间，满天银辉，“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顿觉神清气爽，目明心喜。下雪时不免要赏雪，赏雪中又难免勾起人生境遇中的某些情景。我忆起了少年时，一个下雪的日子，母亲命我拿着几件旧衣，到当铺中去典几个钱买米，不料因衣服过于陈旧，当铺拒绝收当，我无奈地挟着那包旧衣在雪地中悒悒而行。幼小的心灵怀着因贫穷而濒于难拔困境的痛苦，我在雪地上长嚎，呼天不灵。我不知道怎么去告慰母亲，我们的日子怎么活下去。自此后，下雪总是给我一种生之恐惧，给我对瘦弱的母亲的怜爱与怀念。

此后的日子，凡遇下雪，似乎总是与我凄苦的生涯结下不解之缘。“文革”中的雪天，我不是在大雪纷飞中被揪斗，便是拉着沉重的煤车在雪地上伛偻而行。最使我爱心弥漫的年迈母亲，也正是在一个下雪的夜晚溘然西去的。雪中的往事，能唤起我记忆的，往往是一些凄苦的事；欢乐的回忆纵然也有，但总是容易淡忘。有一件事最使我不能忘怀，在70年代末，我的一位最知心的友人，于一个冬雪的清晨忽然迫不及待地到我家里来，他劈头一句话就告诉我，他的冤案拖了20多年，昨天已告平反。我听后惊喜不胜，来不及叙旧，紧紧地抱住他不放。我看到他自此可以自由了，往日的冤屈已云消烟散，我的欢快之情几乎无以复加；但想到他多年来的颠簸生涯，家庭破碎之状，一种为他凄苦之思又油然